导言　知识分子如何界定

——兼论现、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知识分子问题[①]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近代知识分子的原型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此后，特别是经过法国德雷福斯案件②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正与良知的代表形象逐步确立，“知识分子”一词作为社会公正与良知的代名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并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其意义和指向不断被人们所阐释。时至今日，关于知识分子的界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关于这一概念的各种界说是否已经到了毫无共识的地步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在各种各样的诠释中，有几点或几个前提是被较普遍地认可的：首先是知识水平，亦即知识分子必须具备高出于社会一般成员的知识或文化水平。这其中最具量化性的标准便是学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学历的人就没有资

①关于该问题，另参见拙著：《关于现、当代历史研究中的知识分子问题》，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震撼法国的一桩冤案。A·德雷福斯系犹太血统，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法国总参谋部任上尉军官。1894年9月被指控把秘密军事文件出卖给德国。经过秘密审讯，军事法庭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开除其军籍，判处他终身监禁。几年后，情报部查明，真正的罪犯是另一名军官，但军事当局拒不公布真相和改变原判。此举激起社会公愤。1898年当局被迫重审此案，但仍判德雷福斯10年徒刑。不久法国总统决定赦免德雷福斯，以息民愤。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撤销原判，为德雷福斯恢复名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格成为知识分子）。但是，具备什么样的学历才有资格成为知识分子，则又是一个历史的标尺。例如，在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确立之初和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当代，换句话说，在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时代和大学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而不是仅为“社会精英”打开大门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学历标准自然也会不同；其次是劳动性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一般是脑力劳动者。然而，随着自动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标准或前提的意义正在变得无足轻重；最后是工作性质或职业类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一般是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内工作，以精神成果和精神活动来养活自己并贡献于社会的人。上述几个标准或前提，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来说，仅仅是外延上的（虽然属于基础性的）标尺。前提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观点的一致性，相反，其中的分歧和不同随处可见。如果我们尝试对所有界说作一归类的话，那么，大体说来有两种，一种是从社会政治视角出发的或者说属于政治社会学的诠释；另一种是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的或者说属于文化社会学的诠释。

一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辞海》曰：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1999 年《辞海》新版,内容有所变动,但上引话语基本如故）。这种界定是较为典型的政治社会学诠释。

从社会政治的视角诠释知识分子问题，最重要是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政治取向的判定。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构成了这一诠释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群所构成的阶级组成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最终都要隶属于某一个阶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然而，阶级的划分是以经济地位准确地说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标准的。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等，具有明确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地位分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并不从事或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群体，作为一个与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没有直接或明显联系的群体，其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与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相比则模

糊得多。那么，他们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呢？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标准，他们显然不能算作一个阶级。那么，他们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到底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问题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暴力革命中日益凸现出来。革命要取得胜利，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哪些阶级是依靠和联合的对象，哪些阶级是消灭和打击的对象。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地主在革命中的地位较易确定，那么知识分子呢？回答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利益，它只能依附于某个阶级，其内部存在分化，不能一概而论。由于它在经济上要靠别人养活，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一般依附于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因而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就是这样讲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般是将知识分子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有时也视为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掌权后的国家，知识分子属于哪个阶级呢？由于知识分子是由无产阶级国家培养或服务于无产阶级国家，因而它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改造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他们抛弃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之后，才能算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上述认识，可谓前苏共和中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核心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也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围绕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展开的。换句话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定位成为评价其历史和现实作用的基点。如果说，在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地革命史化、政治史化的倾向，那么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地革命问题化、政治问题化了。一提起知识分子，首先就是关于其阶级性的界说——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然后，再据此来分析其在历史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这种研究范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以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反叛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手段来推翻旧政权、来改造社会的党，首先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敌、我、友的判断。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不然，中国革命

就无法取得胜利。一个革命政党，必然也必须对社会上的各种群体做出阶级分析和阶级划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也必然被革命政党放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放在革命斗争的视野下加以审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主体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知识分子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观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等，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对此必须给予“同情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由于过去历史经验的延续，另一方面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出于尽快完成民族国家整合和重建任务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分析，基本上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思维和观点，这同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依然固守在过去的理论框架内，并且在 1957 年至 1976 年 20 年左右的时间内，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依然是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后果。 1977 年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重申和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国家的主人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这其中一方面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并纠正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违反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即由于过去“左”的错误，知识分子成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便会受到极大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在该方面的理论，更加突出地强调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将知识分子放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并突出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其政治意义不言自明。问题是知识分子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除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政党的视角外，是否还应该有另外的方法和视角？答案是肯定的。学术不同于政治、不同于理论宣传，它有自己的规范、视角、论证方式和话语，这正是其价值所在。也只有如此，学术

研究才能为社会和执政者提供多维的看问题角度和解决问题的多项选择方案。

从学术立场上来说，我认为现、当代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面临着或有必要做出研究范式的调整或转换。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对执政党该方面理论的否定，相反，执政党的理论就其作为执政党而言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的，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政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析和观点不必然就是学术研究的范式。政党的主要作用是政治上的，其思维和话语当然也必须是政治的。学术和它的区别无需赘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政治的界定，这种界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性质和拥有较高学历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外部的界定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它并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要深化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拓宽视野，转换视角或范式。

二

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出发，如何界定知识分子才是可取的？换句话说，在我的研究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指哪些人？这些人的圈定是否考虑到既能揭示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外延性；既吸收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又考虑到现实提出的问题；既重视国际学术界的已有共识，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这一群体不断壮大，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知识分子从其最初产生的时候起，就是和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脑力劳动者、社会的批判者或先知先觉者等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这些特性一直保持到今天。具体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在 20 世纪以后大批涌现出来的。他们主要是那些接受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源自西方的现代中高等教育的一批人。然而，这批人的职业分布十分复杂，散布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中文化教育界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时而宽泛、模糊，时而特指、明确的概念。宽泛时，则把所有受过较高较系统教育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论是职员、企业家、工程师、医生、律师,还是教师、青年学生、编辑、记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统统划入知识分子行列；严格时，则主要指在文化教育领域内从事文化传播与创造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问题一度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焦点之一，在社会一般成员和执政者的心目中，上述两种观念同时并存。这样，便给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带来了两个层面上的言说，一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及其问题，一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及其问题。

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包括了所有具备比较专门的系统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狭义上的知识分子则主要是指传播和创造人类精神文化的人，前述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基本上存在于这部分人当中，他们主要工作于文化教育科研领域，致力于知识的发现、积累和传播，即从事精神文化生产活动；他们视传播文明和知识、消除愚昧和落后，视创造新思想并将其纳入人类知识系统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们以符号系统、价值评判系统来把握世界，而非以权力来控制世界。如此定义知识分子，可以把他们与同样进行脑力劳动，但仅限于应用知识成果从事实际事务、没有或者缺乏社会关怀精神的人（如部分公务员、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白领”、律师、医生等）区别开来,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有关知识分子的一些深层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精神文化”，既包括人类对外部对象的认知，如自然科学的成果，也包括人类关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成果。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日益植入社会，随着科技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融入市场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当今的中国，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和定位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是越来越看重知识分子作为人文精神的阐释者和承当者的社会角色。在科技进步和商品经济大潮中，面对物欲膨胀，道德滑坡，价值失范的种种弊端，人们期望知识分子能够运用自己的才智，对人类社会的最终理想和价值追求进行阐释，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作出发人深省的批判性思考和建构，使人类社会在物质进步的同时，道德水平也能不断提升。这一重任，无疑地主要落在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肩上。而这部分人，相对来讲与市场经济的联系较为间接，靠市场来生存几乎不可能。他们最需要的是，精神上有充分的学术研究自由和言论自由（当然公开发表研究成果是要受到某种限制的，正所

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同时，物质上能够有社会中等或中等偏上的收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对于这部分人的认识和政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之一。这部分人也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某些本质特征。实际上，在中国，无论是一般社会成员还是执政者，在触及知识分子的深层问题时，其重点指向也是这部分人。

总之，从我的研究对象出发，知识分子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与此相应，笔者的言说有时是在广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一词，有时则在狭义上或较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一词。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重要的问题上，是在严格意义上言说。①

①除了横的涵盖面上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外，还有一种纵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本来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社会上包括学术界也有人在用“古代知识分子”一词。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便著有《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国国内也有笼统地将中国古代文人学者称为知识分子的说法。从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精神传承上说，它与古代文人学者确实有关联。但是，如果因此而随意将知识分子的概念加以延伸，则并不可取。它带来的问题是，将一个本来有着相对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将一个特指的概念普泛化了，从而使其失去了本义，也给该领域问题的讨论增加了困难甚至带来了混乱。笔者认为，探讨知识分子与古代文人学者之间的联系和精神传承关系当然是应该的并且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对于古代的人还是还其固有的名称——“智者”、“士”、“僧侣”、“教士”等等。

第一章　从不是“问题”到构成“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构成了中共认识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基础。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在他们视野中的地位和分量也不相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到了列宁那里，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论述突然增加起来，并对日后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策略。

一、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知识分子尚未成为一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19世纪，他们的理论建构主要是在19世纪后半期展开和完成的。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与批判，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知识分子”一词很少被提及。有学者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现

“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地方不超过10处。[①] 与此相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未给“知识分子”下过定义。不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概括出几点认识。

首先，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具有某些共性的阶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谈到：“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②]把知识分子同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并列，这本身就说明它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对此，恩格斯也许讲得更为明确，他曾经说过俄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③]。那么，知识分子阶层到底包括哪些人呢？显然，与之并列的那些阶级、阶层和群体是被排除在外的，剩下的自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学者、作家、诗人、教授、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和职员了。至于所有这些人是否都要归入知识分子行列，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做出过回答，但知识分子肯定出在上述群体中则是无疑的。我们姑且假定这些人都属于知识分子，其结果当然不会造成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思想的过远背离。接下来的问题是，凭什么要把他们归入一个阶层？换句话说，把他们归入一个阶层，必然有对其共性的认定，那么，这些共性究竟是什么？很清楚，上述人等大多受过较高、较系统的教育，拥有较高的知识与文化水平，是“有教养”、“有学问”的分子；同时，他们以自己的脑力劳动为谋生手段，属于脑力劳动者。马克思就讲过自己的职业是“撰稿人”，是一个“脑力劳动者”。

其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属于雇佣工人。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阶级划分的标准则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在社会结构亦即生产关系总和中的地位。按照这一标准，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经济上独立的阶级，它只是一个以脑力劳

①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第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朱著提供了系统而详实的概括，笔者获益良多，该部分内容参考了朱文显先生的有关分析。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

动为特征的阶层。那么，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中属于哪个阶级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其中的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也就是属于工人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具体分析道：“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②]这些论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其大多数属于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或雇佣工人，无论雇佣他们的是企业主还是资产阶级国家，对于他们来讲实质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要向对方出卖劳动，并靠出卖劳动换来的报酬为生。他们本来就是“雇佣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与产业工人所不同的是他们出卖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保持着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和地位。马克思曾经讲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英国教会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团体的教士、律师、私法律师和公证人、辩护士和法院代诉人、医生、领有执照的教师”,都是‘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③] 他们靠自己的独立经营为生，既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剥削他人，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脑力劳动为生。他们有时被言说在小资产阶级或者类似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中。

第三，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或政治归属，从这一点上说，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里，首先需要厘清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所谓阶级属性，是从经济地位上划分的；而政治取向，则是指自觉地反映和表达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从而在政治立场上归属于某个阶级。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非绝对的。具体到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因而较易成为某个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从阶级属性上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雇佣劳动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的政治取向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也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自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27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第 1册，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4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237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选择。[①] 此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从总体上来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概念，他们所谈到的都是某个或某些具体领域内的人物。我们之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或政治归属，是从他们相关的具体言说中推断和提炼出来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并批判一些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称他们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等等。如认为李嘉图是“代表工业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献媚者”，等等。如果从这些经济学家也是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当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再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曾把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蒲鲁东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与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②]他的观点不过是“空想的科学”“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依据同样的道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仔细分析过山岳党即社会民主派中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表明，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马克思接着提醒道：“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

① 参见朱文显：《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第 3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6 页。

都是这样。’[①]马克思的上述话表明，他之所以把山岳党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非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阶级属性都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主张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当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曾经谈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②]根据他的论述，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达起来以前，在无产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充当着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第一批自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后，它的阐释者、信仰者并据以去积极引导和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家、思想家，当然毫无疑问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另外，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曾有过“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提法。他写道：

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③]

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政治上属于并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愿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知识分子有政治取向或政治归属的分野。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明确的政治选择呢？换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61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 1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435页。

话说，是否要对所有的知识分子均进行政治上的判定，或者归属于无产阶级，或者归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归属于小资产阶级，非此即彼，没有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在谈论知识分子时，多是从组成知识分子群体的各类社会角色如哲学家、经济学家、教师等出发的，没有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度来分析其政治归属。那么，能否从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最终隶属于一个阶级的理论出发，得出每一个人肯定都有明确的政治归属这一结论呢？如果不能完全否定这一推导，起码这一推导中所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社会现实表明，很多人心目中并无系统的明确的政治理想，他们甚至对此毫不关心，偶尔表达的政治诉求则模糊甚至矛盾。知识分子群体也一样，只是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由于知识分子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可能较为浓重。但是，不要忘记了马克思曾经讲过，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也必然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工人、农民等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甚至这种思想影响的积淀，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比知识分子更为浓厚和顽固。我们自然不能因此从工人或农民中分离出一部分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同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

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由于历史或时代的特点，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他们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是具体的、零散的，还没有整体性的系统考量。他们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理论观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时，其理论和政策空间是相当大的。换个角度说，在该问题上究竟哪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哪些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便需要一个检验和不断修正的过程。

二、无产阶级革命视角下的知识分子
——列宁的理论及其影响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谈论知识分子最多的一位。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偶尔提及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话，那么，列宁简直就是将此

名词挂在嘴边。他的著作里论及知识分子的地方可以说是非常之多。这与列宁直接领导了一次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大革命有关，也与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表现有关。十月革命大潮，迫使人们必须做出政治选择。革命成功与否，关系到革命者的生存，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各阶级阶层并进行评价就成为革命领导者的必然思维定式。从这一思维定式去观察俄国的知识分子，列宁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判断，可以在列宁的许多文章、讲演、著作中看到（后面许多问题的论证，将引用其中的一部分，为避免重复此处从略）。那么列宁为什么得出这样肯定的结论？其依据之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阶层，必然依附于某个有力量的阶级，“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① 在列宁看来，这个被依附对象首先就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知识分子一般提供的是非生产性劳动，较多地工作于公共服务领域，与国家政权的运转联系较为直接。这就容易产生一种印象或误解，即他们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外，由于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不像工人、农民那样通过物质生产养活自己，并且容易让人看到受雇主剥削的事实），主要靠从国家或资本家那里取得的薪金维持生存，这又容易让人误解他们为统治阶级所“豢养”。其实，他们与国家或资本家的关系一样是雇佣关系，他们同样靠出卖劳动（只不过是脑力劳动）生存。正如工人、农民不得不忍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才能生存一样，知识分子也不得不通过向国家和资本家提供服务方能生存，何况这种服务还有社会性的一面。依据之二是，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并通过资产阶级环境获得自己的全部文化的”，他们从头到脚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依据之三是，“他们代表着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② 依据之四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同雇佣工人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条件没有那么低下，从事的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更接近或在某些方面更像“体面的”上等人。

①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第 2 版，第 38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51 页；第 1 卷，第 384 页；第 11 卷，第 191 页。

依据之五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表现。这个问题，我们在谈及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时再作详细探讨。

在将知识分子基本上视为资产阶级的同时，列宁也在一些时候谈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认为：“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 知识、纲领、领导、组织。”[①]他还进一步分析道：“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相对而言还不够发达，小资产者阶级的人数特别多。”这个阶级往往“从世界观完全没有确立的、不自觉地把民主主义思想同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混淆起来的广大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中为自己寻找思想家”。列宁把他们称为“俄国旧知识分子”,并解释道“:我说俄国‘旧’知识分子,因为在我国已经出现了新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差不多已经完全清除了（当然并非没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帮助）原始的民粹主义和模糊的社会主义。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我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形成中。”[②]列宁的分析表明，他认为俄国社会中存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过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正在日益溶解于或者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二)知识分子阶层具有‘过渡的”“不稳定’的特点,并由此导致了他们特有的两面性、妥协性和矛盾性。

列宁意识到，他所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本身是有区别的甚至存在矛盾和对立，正是这种不同或对立导致知识分子在一些时候、一些问题上的两面性和矛盾态度。他说：“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③]“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相比占有独特的地位，就他们的社会关系、观点等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逐渐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

① 《列宁选集》第 11 卷,第 19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32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322 页。

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词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列宁承认知识分子具有雇佣劳动者的属性、受资本家的剥削，他们未来的命运正在同雇佣工人阶级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过渡到”像产业工人那样悲惨，所以，便在一系列问题上显出折衷、调和和两面性的特点。对于该特点，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曾做过具体而形象的描绘。他通过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来说明知识分子一方面对社会现状不满，并且能够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但同时又不认可阶级斗争的理论，不赞成革命和暴力斗争。他们自视为整个社会的良知代表，抱持超阶级的立场，要用渐进的和平的能够为所有社会群体接受的方式弥和社会裂隙，而不是突出它然后用革命暴力解决之。这恰恰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理论相抵触，恰恰与相信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彻底改造社会并且正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和领袖形成矛盾和对立。因而被认为是折衷主义或调和主义的，是两面性、动摇性和妥协性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列宁对知识分子颇多指责和嘲讽，在列宁的著作中，诸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动摇不定’、‘寻求‘妥协’知识分子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信仰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等等话语是经常出现的。

（三）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和社会作用。列宁指出：“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②“在历史上有哪一个人民运动，有哪一个阶级运动不是从无组织的自发活动开始的，不是在本阶级知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83—1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32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